

从潮汕归来,当即发朋友圈:“2025年初获‘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’,岁末得‘潮人潮菜功勋奖’,虽有高低雅俗之分,同样令人愉快。看图6、图7、图8、图9,当能晓得夏老师在推广潮菜方面的热情与业绩,丝毫不亚于我。”下面的朋友留言可就热闹了:“夏老师更应该获奖!一个北京人,不远千里来到潮州,全心全意推广潮菜,这是什么精神?美食家精神!”“夏在推广潮菜的热情和业绩方面不在陈之下,而且可能比陈更喜欢潮菜。”“建议颁发‘潮菜热爱奖’!”这些说笑与打趣,无伤大雅,相信不会有人叫真或抗议。

我的“潮菜缘”

陈平原

给我颁“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”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,是全国性一级学会,在学界声誉崇高;而送我“潮人潮菜功勋奖”奖牌的汕头市潮人潮菜研究院,则只是经汕头市民政局批准登记成立的民间组织,集合了众多名厨、美食家、饮食文化研究者与传播者。类似的以研究/弘扬/推广潮菜或潮菜文化为宗旨的研究院/研究所/研究会,在潮汕地区有好多家,相互捧场,但互不隶属。只是汕头市潮人潮菜研究院这些年异军突起,活动频繁,且

阵仗很大。这回的庆祝研究院成立五周年盛典,现场观察,看得我目瞪口呆:先有轰轰烈烈的英歌舞闪亮登场,接着是好几位重量级嘉宾致辞,然后是表彰先进,颁发诸多奖项(“功勋奖”算是最高等级),或個人,或集体;再接着,发布研究院过去一年的业绩,包括“潮人潮菜丛书”前三种、十二集人文纪录片《何为潮菜》;再再接着,是“名家文化座谈”,让我与纪录片导演对话,为即将开张的“潮人潮菜讲堂”鸣锣开道;最后是欣赏潮剧片段,以及品尝潮菜。

看家乡这么一个民间社团,做事竟如此有板有眼,真是开心。五年前,我在潮州市潮州菜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《美食三柱》的主旨演说,谈及“美食教育”可雅也可俗——若做得好,还真的是雅俗共赏(《南方都市报》2021年10月23日)。

我不会做菜,并非美食家,也不算饮食文化的专业研究者,但我确实热爱潮菜等美食。十天前,在北京举办的2025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上,我被授予“2025年度思想者”称号,发表主旨演说《2025,我的文化观察与实践》,以这么一句日后可能被人记得的话收尾:“在一个到处充斥着AI神话,越来越玄幻、越来越魔幻的世界中,保留某种对于乡土、方言、食物等具身性的接触、了解与迷恋,我认为,这是当代人自我救赎的重要途径。”

《礼记·中庸》称:“人莫不饮食也,鲜能知味也。”我所理解的“味”,兼及味蕾的感受、知识的积累、历史的氛围以及文人的想象。在这个意义上,各个菜系都有值得认真发

回想2025年11月的那次虹口之行,随着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的脚步,我第一次如此贴近地走进虹口——这片曾孕育了中国左翼文艺浪潮的街道。与我平时常见的画室、展厅不同,这里的砖瓦好像仍在自然地喘息着、活动着: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旁晾晒着衣物,装满蔬菜的自行车停靠在古朴的石门后。历史并未被封存于玻璃柜中,它仍质朴、鲜活地绵延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。

在木刻讲习所的旧址前,讲解老师向我们娓娓道来鲁迅先生为何将木刻称为“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”,这让我对“版画”这一熟悉的艺术形式,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触动。

从前在工作室里,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刀法、力度与画面构成;但那天下这段历史现场的回溯,让我真切感受到:版画曾经不仅是艺术,更是武器——是思想的刻刀,是真相的回响。

鲁迅先生曾说过:“当革命之时,版画用途最广,虽极匆忙,顷刻能办。”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,木刻因其易于传播的特性,成为青年抗争的武器。左翼青年把真相印在纸上,把激愤刻进木头。他们愿艺术可以反抗命运,相信刻印出来的分明黑白,可以抵御现实的灰暗。

我意识到:版画的力量,不仅在于它可复制的传播性,更在于每一刀都必须坚定、不可修改的“决定性”。那种在木板上刻下的印记,和先前时代青年不可动摇的信念遥相呼应。

从木刻讲习所走到内山书店旧址,我仿佛看见了两盏灯:一盏在刻

## 谈谈那盏读书的灯

元麒

刀凿下的沟槽里萦回,一盏在深夜里不息的读书声中摇曳。它们共同照亮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的道路:在黑暗中寻找光,在禁锢中开辟言说的可能。而今天下午在朱屺瞻美术馆看版画展时,那些当代作品中的刀痕与肌理,仿佛与历史中的刻印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——版画这门艺术,始终承载着对社会最直接的观察与最深切的关怀。

同一天,在朱屺瞻艺术馆参加那场诗会,使我这一天内的思考与感动达到了高峰。那么,在今天,“左翼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?我想,它或许不再是某种特定的口号或立场,而是一种精神的承继——是记得来路,是保持清醒,是让创作与脚下的大地、与真实的人间保持血脉相连。作为当代的青年,尤其是学习艺术的我们,我们的责任或许就

在于:在看似自由却易被流量与消费裹挟的时代,依然珍惜手中表达的权利,保持对现实的关切与提问的勇气。

我们的刻刀与画笔,不再面对当年的硝烟,但仍可以雕刻时代的真实面貌、印刻社会里生命和痕迹。就像虹口的老建筑依然活在今日的市井中一样,左翼文化的精神遗产,不应仅存于历史书籍,而应流淌在我们对艺术意义的不懈追问中,体现在我们选择为何而创作、如何而生活的每一天。

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:“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,于无所希望中得救。”先生这句话,是一种极高的信仰。它在青年未被磨钝的心里,在一个个仍愿提笔、愿思考、愿相信的靈魂里。我们今天谈论左翼文化,我们不但要谈过去的热血,也谈那盏读书的灯。就算这盏灯不能照耀太远的地方,只照亮我们每一步要迈出的脚下,这也已经足够。

愿我们都能在创作与生活的路上,带着这份历史的记忆与精神的灯火,走得更清醒,也更温暖。

(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学生)



荔枝 (油画) 李磊

夏天的心脏,在枝头怦怦直跳。红彤彤的,也是岭南人炽热的脸庞。剥开一层粗糙的往事,露出晶莹剔透的现在。甜,是唯一的话语,甜蜜属于每一个弯腰采摘的农人,每一个在树下嬉戏的孩童。荔枝熟了,大湾区弥漫着醉人的香气,那是汗水的味道,是丰收的味道,是生活,本该有的味道。

2025年最后的周末,我读高二的儿子带着月考成绩单回家了。我从不为成绩骂他,我只会自责,初中四年,我对他的教育是失败的,很多好习惯没养成。我越来越焦虑,但我不想给他太多压力。我说先吃饭吧,问他想吃啥?他说天一冷就想喝羊汤。羊汤是他跟我去过一趟淮北后爱上的。我们来到偶尔光顾的一家北方风味羊肉馆,点了羊排、羊汤、烤串和油酥烧饼,儿子特别关照我,羊汤要大碗,只点一碗,一人半碗。就连这个习惯,也是那次淮北之行的“后遗症”。

淮北是我随父母支内随迁,生活了多年的第二故乡,儿子初二寒假,我带他在那里看过雪。那夜我们走在昏暗的老城区,夜色化作雪花,蚕豆大小的一瓣瓣,宛如路灯撒下的,越来越密。儿子被这北国屋景迷住,仰面朝天张开双臂,用饥渴的掌心去接那天赐之物,感受指间轻灵的舞蹈。他急于看清这天地素裹的全貌,渴盼与之交融,一头扎入漫天雪幕,冷艳的纱幔一层接一层,在眼前飘摇,任由他激情穿越。那是我掐着分时天气预报送给他的……

儿子已将一大碗羊汤分成两碗,“辣油,醋,对吧?”他对淮北羊汤的吃法烂熟于胸,只见他双手捧

碗,缓缓旋转,嘬起嘴,顺着碗沿小口啜汤……这一啜,又把我带回那个雪夜。我跟在撒欢的少年身后,放眼四下雪亮如昼,茫茫一片。在被彻底冻僵前,我远远望见路边有一扇暖窗,我便带儿子去敲开了那扇透光的门。大梁上垂下零星的光晕,我们在油腻的方桌前落座。老板走过来问,羊汤还有一碗,要不要?我说,来都来了。

一人半碗热汤下肚,我听见身

## 半碗羊汤

三 盅

后有微弱的啜汤声,回身看见昏暗角落坐着一位身形佝偻的老人。儿子浑身一凛,死死盯着那人。老板抄着袖子倚在后厨门边,解释道,老头是聋哑人,早年死了老伴,他儿子是我发小,头几年也走了,临走前关照我,他爹最爱喝我家的羊汤,这店其实早就干不下去了,好在是自家平房,别的忙帮不上,我就把店留下了,每周六晚上开门,等老头来……我突然认出了老板,我问,是二蛋吧?老板把双手从袖管里缓缓抽出,歪起脑袋,抻直脖子凑近来看,说话起了颤音,哈呀,我说眼熟呢,真是你

啊,回上海好多年了吧?二蛋坐过来,与我聊开了,时不时要起身为老人换新汤。看来就连我们刚才那碗,也全拜老人所赐。

临别,二蛋不肯收我的钱,我把身上仅有的几张百元纸钞按在桌上,跟二蛋说,你发小就是我发小,我也帮不上大忙,请老爷子喝几碗汤吧。二蛋从桌上捡起钱,硬塞进我儿子的口袋。儿子没征求我意见,从兜里取出钱,重新拍回桌上,拉起我就逃。推开那扇破门,陌生的街道,连同我们来时的脚印,被一座巨大的雪被生掩埋。那夜发生的一切,儿子看懂了,也认同了……

今夜推开的是一扇玻璃门,门外只有车水马龙而没有雪。儿子不安地问我,为啥没聊考试成绩?我反问他还记得淮北二蛋吗?他说,“那么冷的夜,那么暖的汤,怎么会忘呢。”我确信半碗羊汤曾经给过他力量,也许这就足够了。我突然觉得对儿子的教育并没有失败,释然道,“等你期末考完,我们再来喝羊汤吧。”

有人要我给一句新年寄语,我说:少整PPT,少刷短视频。

雅可俗,比较容易出彩;第三,饮食审美化——借助文字、图像、声音、影视等,将饮食文化从“技艺”提升为“美学”,其中,文字对于社会生活的呈现以及对于人性的挖掘最为深入且恒久。接下来,我以一个外行人的眼光,点评若干种潮菜书籍,主张“美食”最好能与“美文”携手,方能促成潮菜之“尽精微”与“致广大”。当初写这篇文章,主要目的是:“让潮菜不仅飘香四海,而且入眼、入耳、入心。至于短期效应嘛,起码助力潮州尽快成为“世界美食之都”。

真没想到,一年后,具体说是2023年10月31日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发布消息:潮州成功入选“世界美食之都”,是继成都、顺德、澳门、扬州、淮安之后第六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城市。这当然不是我的功劳,我只是乐观其成,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不时为潮菜吆喝几句。就好像这回汕头之行,我会鼓动汕头市也积极申请“世界美食之都”——淮扬菜系可以有“双子星座”扬州与淮安,汕头当然有资格,也有实力与潮州并驾齐驱。这就看地方政府及烹饪界、文化界愿意投入多少时间与多大精力。

在家乡品尝潮菜,是很愉快的事情;至于明年开张的“潮菜名家论坛”,还是留给专业人士更合适,我这“打酱油”的,有缘分而无能力,只适合于站台与鼓掌。



槎溪是南翔的古称。这座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小镇,有着与其他江南古镇相似的风貌与肌理。古镇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数唐五代至宋,作为大运河最为重要的江南码头之一,这里商贸云集,货运繁忙,发达的商贸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过客。古镇的云翔寺,有着白鹤南翔的寓意,最早建于南朝天鉴年间,几毁几建,如今气宇恢宏的殿宇内依然香火旺盛。建于宋代的“双塔”,是上海现存最古老的砖塔,小巧的塔体东西呼应,立定原地,像两位见证古镇时光的老者,身披沧桑。老街一侧的檀园,曾经是明末著名文学家、“嘉定四先生”之一李流芳的私家花园。游园内亭台楼榭,曲桥流水,松竹掩映,有着江南园林独特的风貌。

槎溪书场就坐落在檀园的西门旁。进到书场,但见这里秩序井然,月照形的舞台上摆放着一桌二椅,背景是裂冰花窗与扶苏弄影般翠竹装饰,简朴雅致。台下,百余张座位按号位整齐排列,相邻的座位之间,还放置着一张小巧的茶桌,供人摆放茶具、茶点。听书喝茶,二者向来是约定俗成的搭配。说唱还没开场,墙边一角的茶炉已经丝丝冒着热气。南方人的周到、精致,在小小书场也可见一斑。

来听书的多半是老人。开场前,场内已经座无虚席,迟来者只能在两旁的加座上“旁听”。下午一点,一束冬日暖阳透过窗户,照射进来,书场也准时开场。两位身着淡雅旗袍、略施粉黛的年轻女评弹演员,款款走到台前,向听众微微屈膝致谢后,各抱起三弦、琵琶,开始她们两个小时的说唱。一句清丽婉转的唱词,宛如一声划破夜空的夜莺啼叫,让人在期待中,又有些意外的震撼。在方言中,吴语本来就发音软糯,经过唱腔演绎,更加细腻婉转。说唱中,有人唱着曲调,微微摇晃着皓首;有人屈指,轻轻敲击着茶桌,悠然自得的情形似乎有一双巧手,正疏通着他们周身的筋骨。书场里,听者没有身份、职业的标签,也没有性别、年龄的区分,有的是被曲调勾起的过往。唱腔里有岁月,像一壶陈年老酒,藏着淡淡的乡愁;唱腔里有风尘,如一场似醒非醒的梦境,伴着未了的心迹。

其实,我虽然生长在江南,对评弹却是似懂非懂,说词部分还勉强听清,唱曲部分只能半估半猜,但弹唱的旋律对我却是一种强大的诱惑,如同北方人听陕北老腔,词曲并不重要,听的是那种穿肠入肚的味道。我看了一眼票根,说唱的是《孟丽君》,这是根据清代弹词小说《再生缘》改编的曲目,两位演员来自江苏省“江韵评弹团”,共同传唱这一评弹经典。

评弹诞生在苏州,流行于苏浙沪。民国时期,上海茶楼的评弹红极一时,甚至派生出诸多流派。槎溪古镇,曾经茶楼遍布,酒幌飘荡,影影绰绰的灯光里传出的评弹声,与溪水中的桨橈声,是诠释水乡风情最为曼妙的语言,也是古镇一道不曾落幕的风景。如今,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游人如织的巷弄里又传出悠扬的弹唱声。

走出书场,见门外墙壁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:“我在国潮古镇等您!”古镇与国潮,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接。我不禁思忖,古镇邀约,品味水乡真味,真的不能错过一场评弹。

## 槎溪听书

姚中华